**【MLP】《辐射小马国》(20)帷幕之后 冒险 长篇小说**

**第二十章：帷幕之后**

作者：Kkat

翻译：小羽

校对：EmeraldGalaxy

润色：EmeraldGalaxy

“我能为你做什么？……或者对你做什么？”

失败。

我没能拯救干酪杰克，也没能阻止铁蹄对煞星主管的谋杀。

我让我的朋友，以及所有需要我的小马失望了。我已经意识到自己该死的药瘾，已经对我亲近的那些小马造成了多么大的伤害。尽管我想对薇薇·莱米的行为大发雷霆，但干酪杰克的死是我自己的过错。我用一片曼他特杀死了他。事实上，我用了很多很多曼他特杀死了他。我一直把它们当糖果吃……该死，它们尝起来就像糖果一样，这他妈怎么就大错特错了？

我身心疲惫，精神不堪重负，在痛哭的边缘徘徊。

我花了很长时间才重新站起来，转身回去。地下室又大又绕，就像迷宫一样。我转错一个弯，发现自己进到了一个充满闪闪能源发电机的房间里，有一半发电机正在运转，使整个房间都为之震颤。远处一排发电机被烧得焦黑，金属外壳剥落脱离。一个被炸裂的发电机无规律地冒出火花，空气中弥漫着焦糊的气息。一具小马骨架被一大块金属破片切成两半，永远地遗留在距发电机几米远的地板上。墙上的工程设计图告诉我，那些发电机是为政部的魔法防御提供能源的。它们牺牲自己，让这座塔楼，以及居住在其中的居民们免受马哈顿野火炸弹的打击……呃，除了一只非常不幸的维修小马。我想知道她（或他）的名字是什么。这只小马有家庭吗？他们知道发生了什么吗？

这一切问题在二百年后，不过是多一滴眼泪罢了。

我原路返回，终于找到了离开的路。我从地下室门口走出时，被两个十马塔的警卫拦了下来。

“小皮，你需要跟我们走一趟。”

我盯着他们，又回头盯着敞开的地下室大门。我被逮捕了吗？我的心重重地沉了下去。他们一定认为我与煞星主管的失踪有关系。这还真……快。但转念一想，我之前像个疯子一样跑来跑去。现在我正好就在这里，正要离开犯罪现场。

今天不会更糟了。

我向警卫点点头，一言不发，让他们护送我到警卫的办公室。我以前去过那里。我想知道当初自己为了和干酪杰克见面，而进行勾引的那些警卫是否还在那里。如果如此，他们甚至都不需要处决我，我会死于难堪的尴尬。

有件事是肯定的，我什么都不会说。我知道铁蹄做了什么，但揭发又有何意义呢？我已经在干酪杰克那里得到教训了。

警卫带着我穿过十马塔警局时，很多小马回头看着我们。我勉强可以听到那些跟随我的耳语声。我认出一些值班的警卫，包括那个被我用甜言蜜语勾引过、给过我铅笔的警卫。这让我想起在派对时间曼他特的影响下脑子里冒出的各种奇特想法。我低下了头，恨不得找个地缝爬过去。

当我们经过几个正和铁蹄谈话的警卫时，我又抬起头来。从我理解来看，他来这里是自己的意愿，这可不是好兆头。

“请进去，”护送我的一个警卫要求说。令我惊讶的是，他对我打开的大门里面并不是牢房，而是一个漂亮的办公室，镶着仿木，置放着很多书架。“坐下吧，不要走开，很快就有马来见你。”

我困惑地看着他。

“耽误了这么久，实在抱歉。我们正处理主管的一些情况，你不是我们今天的首要事务。”

\*\*\* \*\*\* \*\*\*

我疲倦地爬到办公室的沙发上，似乎等待了好几个小时。我检查了一下哔哔小马，现在已经很晚了。我很饿，也非常困惑。

这里有一台小收音机，放在桌子角落。我打开了它，希望能让自己沉浸在DJ Pon3的音乐中。但相反，我震惊地听见铁蹄深重低沉的话语从机箱中传了出来。

“我不是个英雄。

如果你们正寻找一个英雄，请看向煞星主管吧。他英勇无畏地救了你们，牺牲了自己。我真希望我当时能把他救回来。

腐尾警长在十马塔周围的维护隧道聚集了成群结队的僵尸。地下室与地面隔着一扇门，警长想要打开那扇门，把它们释放到塔中吃掉那些无辜的居民，这将会是一场屠杀。主管雇佣的鹰爪雇佣兵意识到了这威胁，对这事件的发展也相当不快，我偶遇那队鹰爪时，他们数量比煞星主管雇佣的时候少得多。

我通知主管时，他坚持要我们对鹰爪讲的故事进行调查。我们找到了那扇门，冒险走了进去，确保不能从外部打开。当大批僵尸袭击我们时，我们正毁掉控制维护隧道大门的终端机。而我的装甲救了我一命。

我还记得煞星最后的那句话，他命令我逃跑，关上门，确保在塔内打不开。他留在了那里，苦苦奋斗，牺牲自己，给了我足够的时间确保十马塔的安全，而十马塔现在也的确安全了。”

我盯着收音机。塞拉斯蒂娅的美鬃在上，他这件事处理得非常干净利落，不是吗？有那么多真相混杂在里面，使得这故事可以经受住官方调查。也使任何质疑这件事真实性的小马，等于在质疑煞星主管的“英雄品格”。我知道真相，也是唯一知道真相的小马，但我这位“非公民”的指控不会有什么效果。我什么都不会说，我已经犯过走上那条“鲁莽之路”的错误了。

DJ Pon3的声音出现在收音机上：“……来自一小时前我一个忠实助理的采访。十马塔警局已经通过煞星主管留下的终端记录证实了铁骑卫的故事……”

等等……这就是他回这里的原因吗？我的开锁技能似乎独一无二，但我怀疑我破解终端的能力并没有那么罕见。如果有什么马能做到这一点，有谁能比一名“科技部的骑士”更有可能呢？这只是一个猜测，一个怀疑，但也让我意识到：铁蹄做事滴水不漏，考虑非常周密。我有点钦佩他的能力，又有点对他正使用敬心的广播——致力为废土传播真相（无论有多痛苦）的广播来散布自己的谎言而感到愤怒。

我关掉了收音机。

\*\*\* \*\*\* \*\*\*

终于有小马来和我谈话了。那只绅士小马坐在办公桌另一头，是一只文雅的棕色独角兽，一双眼镜架在鼻子上，他还有一个卷轴的可爱标记。

“抱歉让你久等了，我们开始谈事务，好吗？”

我闷闷不乐地点点头。我不再好奇为什么自己会来这里。我只是想让这一切尽快结束，然后离开。

独角兽飘出几个卷轴，放在桌子上展开。

“现在你应该知道，有些费用需要负担。干酪杰克上吊用的绳子费用是三十个瓶盖……那是优质的制品，做工精美。执刑员的费用是二十五个瓶盖。以及火葬的费用……”雄马透过眼镜看着我，“当然，除非你乐意让他们就那么把尸体扔到街上喂鸟。”他的语调表明，那种行为是不太文明的，但他还是得给我所有的选择方案，“火葬本身是一百个瓶盖，加上容纳箱额外的五十七个瓶盖……”

我开始渐渐理解了。我需要为干酪杰克的行刑支付费用？我目瞪口呆。小马国在上，这么做有什么意义?

但我又想到，感觉自己陷入了抑郁中，这确实有意义……他的死是我的错。为什么我不应该支付这笔费用呢？我气馁地听着那越来越长的法律费用清单。

“……他的私有住所和奶酪店一年的租金，总计七千二百个瓶盖。加在一起，所需费用金额总计九千零四十七个瓶盖。”

我神情茫然地瞪了一会儿，然后点了点头。我长叹一声问：“我需要多久来付清这笔钱？我没有那么多钱。”作为团体，我们很容易就有那数目的两倍多，但我觉得把灾厄与薇薇的钱花费在这么庞大的金额上很不合适。（还有铁蹄的，但我对他并没有多少愧疚感。）

绅士小马只是对我眨了眨眼。

完美极了，按照他们的标准，我就是个穷光蛋：“我的意思是，我现在大约能支付一半……”

雄马给了我一个奇怪的神情，继续告诉我：“这些都已经从账户中扣除了。不幸的是，干酪杰克并没有足够的瓶盖来支付所有资金，因此，他大部分私有财产已被依法没收进行拍卖，根据……”他说了一大堆我完全不能理解的法律术语。

混乱打乱了我的思绪。所以我不需要为干酪杰克的行刑支付费用？那为什么把我拉到这里，专门告诉我这一切？难道他们假定我想知道？然后我就可以幸灾乐祸了？法律要求我幸灾乐祸吗？

那只绅士小马再次盯着我，皱着眉。“我赌输了，”他自言自语，随后对我讲话，“你不清楚自己为何在这里，不是吗？”

我摇了摇头。

“干酪杰克被判定犯有抢劫未遂。你是他试图抢劫的对象。因此，在他死后，他的所有财产依法都是属于你的。”

什么？等等……**什么！？**我认为自己被惩罚已经够糟了，对此我也完全想开了，因为这些都是我活该。但现在我竟然为此受到嘉奖？不！这世界还没那么他妈的见鬼吧！我拒绝这一切。

雄驹对着我深思熟虑了一会儿。“老实说，有许多小马怀疑干酪杰克的自首更像你的魔法作祟，并不是出于他自己的良心，”他告诉我。这让我想起自己来这里时听见的那些低语。他们当然会这么想。任何了解这里扭曲法律程序的小马自然都会怀疑我。即使我自己都不能理解为什么干酪杰克会承认罪行，直到私下和他谈了谈。

那只执法小马继续说，“我自己早先下了赌注，这是你和干酪杰克之间共同策划好的某种把戏。”他又皱起眉头，“但显然不是。”

我抓住这点不放：“什么？他都死了，什么计划才会这样？”那只雄驹耸了耸肩：“我们都知道，自从干酪杰克妻子去世后，他就一直不对劲。”

单簧管被杀后，我就是他们唯一的依靠了。

“单簧管，对吗？”我问，那只法律小马点了点头，“他提到过他妻子，她怎么了？”

“有传言说，菲特洛克郊区某地方有个没被动过的避难厩。他们曾花了几个月找它，但从来没有找到，没有任何小马找到过……”

我的心一沉，我现在为自己发现了二十九号避难厩感到内疚，是不是有点荒谬?

“……她被一只蝎尾狮杀死了。据干酪杰克叙述来看，他自己后来杀掉了那动物，但他们俩还是被它螫了一下，单簧管也身受重伤。那可怜的家伙只有一剂足量的解毒剂，而单簧管坚持让他自己用。据干酪的叙述来看，她伤得很重，即使把解毒剂给了她，也活不了多久，”雄马摇了摇头，“当然，这是干酪自己告诉我们的内容，但我之前从没有见过他撒过谎。”

美妙仁慈的塞拉斯蒂娅在上。

那只执法小马清了清喉咙，转头看着面前的文件：“回到眼前的事上吧：即使扣除了这些费用，你仍然拥有他的私有住所、商店的地契和营业执照、以及一些适量的家居用品。当然，还有两件事需要注意。”

这一切完全大错特错。我不能从干酪杰克的悲剧中获得他的财产。我只是……我接受不了这样，我不值得接受这些。

“第一，当然，一个简单的事实，你不是十马塔的公民。因此，你不能在塔内经营业务。通常需要几年才能获得公民资格，但有了这些财产的法律地位，如果你现在开始申请，可以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成为公民，”他透过眼镜镜片盯着我，“官方给的建议是，你把商店的地契和经营权卖给其他公民，为自己赚一笔干净的资金，然后将这事做个了断。”

我点点头，想知道敬心是否用得上一家奶酪店？

“其次是干酪杰克的孩子们……”

我竖起耳朵，这又是什么？

“……在本月底之前，法律允许他们一直待在私有住所里。所以，即使你拥有合法财产，恐怕你也不能故意把他们踢出去，直到……”

我感觉自己被一台钢琴狠狠地砸中了。

拜十马塔他妈扭曲的法律所赐，我成了故意把干酪杰克的孩子踢进充满死亡的废土的那只小马。

我感到自己终于窥见了帷幕之后的景况。干酪杰克的死让我——他孩子们崇拜的英雄，变成了一个在他们父亲死后还把他们家也偷走的混账，变成了在他们走投无路的时候笑到最后的大赢家。除非，也理所应当，我打算为此做点什么……

……就像我已经做了的那样。在这个圈套扣紧之前，我就已经在关照他们了。

我抬头看着雄驹，一种新的情感将我沮丧的情绪烧得殆尽：愤怒。

\*\*\* \*\*\* \*\*\*

“他耍了我！”

我在自己套房对着墙壁尖叫，用念力把床铺全掀了个遍。我的眼里充满泪水，气得心脏怦怦狂跳。

“他陷害了我！”我把被毯像龙卷风一样在房间里挥舞，“我就是个被他利用的幼稚小女孩，他是对的！”我重重跺着蹄子，被毯撞到了玻璃上，反弹了回来。

我恨死干酪杰克了。我想让他死，但他已经死了，而我也不是那种能把怒气发泄到他孩子上的小马。他对我的看法真是太太太正确了。所以，我把所有怒火全倾泻在我房间里，值得庆幸的是，没有一个同伴看见我正做的一切。

这一切太过分了。我药瘾的耻辱，我伤害朋友的痛苦，薇薇的背叛，以及干酪杰克从坟墓里伸出蹄对我的报复。

我把一个鞍包扔在墙上，如果悬浮魔法有真实的物理力，这一下恐怕已经在房间里砸出了一个大洞。鞍包撞在墙上的一瞬间，里面的东西撒了出来。足够我吃一辈子的派对时间曼他特如暴雨般落在地板上，都是萍琪派保险箱里的藏匿物。

我盯着那些罐头，呆住了。

我不假思索就把自己的悲伤和愤怒转移到了那些药物上。在我还没反应过来前，我就已经在卫生间里把罐头一个接一个扔进马桶里倾销掉，咒着它们，咒着我自己，咒着我们在一起做过的一切。

哗啦。还有几个月的储量。哗啦。还有十几盒。

我正甩掉它们——价值无数瓶盖的药物……我感到极大的解脱。它们再也没有机会去伤害其他小马了。

哗啦。连同让我变得不能自拔的药瘾。

哗啦。连同横在我和我那些比任何家都关心我的小马之间的隔阂。

我哭得如此厉害，几乎看不清自己在做什么，但我也不需要看见。

哗啦，哗啦，哗啦。

\*\*\* \*\*\* \*\*\*

最后一罐派对时间曼他特在我面前悬浮着，在马桶上方徘徊，已被打开。我只需要斜一下，然后冲掉即可。世界上最容易的事情，最基础的念力把戏，斜下去然后完全冲掉。

罐头在原地徘徊着，并没有倾斜。

最后一罐。

它们造成的所有伤害，都是我自己让它们做的……派对时间曼他特曾拯救了我和我朋友们的性命，不止一次。

我该保留一罐，以防万一吗？

但如果我多保留哪怕一罐，都可能会再次上瘾，仅仅一次就可以。我不能对自己那样做，我不是干酪杰克，我不愿意像那样利用自己。

罐头开始倾斜。

但是，如果那些清晰的思维是唯一能拯救我朋友的东西呢？如果灾厄有生命危险？或者薇薇？或者铁蹄？为了他们，难道不值得牺牲我自己吗？

对，对，他们值得。

罐头开始平衡，向我飘了过来。

但是……我能对他们那么做吗？让这一切重新再来一遍？即使只保留一罐，对他们来说不也是一种背叛吗？

罐头停下了，在马桶边缘悬浮着。

“小皮？”敬心的声音从门口传来，吓了我一大跳。我的魔法消失了，罐头掉进了马桶里，连同里面的药片。

我看着她，惊慌不已，我的眼睛发红，肿胀不已，我知道自己看起来完全就像个丑陋的脏东西。

敬心走进卫生间，穿着高雅的礼服，显得十分平和。我向后退缩，不想让自己肮脏的身体碰到她。她并没有让我离开的意思。她抱住我，让我贴在她的胸前。我再也控制不住了，嚎啕大哭起来。

我听到敬心从水里飘起金属罐头，扔进一大堆空罐子里的声音。

哗啦。

\*\*\* \*\*\* \*\*\*

之后的某个时候，敬心把我从自己套房推进了她居住的阅览室里。她播放着轻柔的音乐，始终与我待在一起，让DJ Pon3的广播在没新闻的歌曲中循环播放。

“新闻还有多久报道刚刚那件事？”我疲倦地问，窗外的夕阳逐渐落下。

敬心回给我一个温柔但夹杂责备的目光：“‘修面包机小马大战药瘾——整点后请听更多报道’？”灰色独角兽用鼻子碰了一下我，“真的？我不觉得这是能用广播宣扬的事，你不这么认为？”

我感激地向她笑了一下。

“让我给你做点吃的吧，”她离开我之前说。我这才意识到自己饿得多么厉害。我有……大概二天没吃东西了？

敬心的厨艺让十马塔餐厅的编织煎香蕉泥之类的东西相形见绌。简单美味的烹饪。当我把所有东西都吃完后，我还是很饿，而她也不介意再做更多的菜。

晚饭后，我感到疲倦，情绪也很低落，更不用说吃得太撑了，但我现在有了足够的精力来帮她清理餐盘。

“你在哪里学的烹饪？”我问，希望能有一只厨艺有她一半好的小马与我们一起同行。我非常想建议她加入我们（不仅仅只为了她的食物），但我知道，她需要留在这里。整个小马国废土需要依赖DJ Pon3。

“从我懵懂无知的青春里，”她眨眨眼暗示。我用一只蹄子推了推她，她就详细解释了：“我的确是最后一任DJ Pon3的助理，我在他生重病的时候接过了他的衣钵，我也唯一认识他的小马。魔力之声至少已经被五任DJ Pon3传承过，嗓音听上去都是一样的，废土永远也不会知道有什么变化。”

我点了点头，也更加怀疑了。

“得到可爱标记后，我花了几年时光到处探索马哈顿废墟以及外面的地方，和蓝色玩笑（Jokeblue）一起，她是我一个亲密的朋友……”这位朋友，我意识到，她之前和我提过。“……那时候，从这里到吠城不像现在这么危险。我寻找着录音和记忆水晶球，然后交给DJ Pon3，希望他能在广播上放出新的音乐或者重要的新闻。我为DJ Pon3跑腿，这也使我获得了进入塔内的权利，学会了如何生存。学会了烹饪、武器保养。破解终端的大量练习，让我能成功访问那些锁住的门和保险箱。”

我想起自己所有破解和开锁，很大程度是由好奇以及探索的需要所驱动。即使我了解到的东西并没有什么意义。但就像保存记忆一样，是一种对过去的承认和致敬。

“蓝色玩笑用武器非常熟练，有能力解除陷阱……”一些明显痛苦万分的记忆浮上了敬心的脑海，她开始迟疑不安。

“你……你愿意谈谈吗？”

敬心笑了笑，眼里闪过一滴泪花。“……有能力解除大部分陷阱。有些残忍的混账在一辆婴儿车里安置了炸弹，用刚出生的小男孩的尸体和婴儿啼哭的录音来引诱受害者。”我向后瑟缩，感到毛骨悚然，“当她靠得非常近时，才意识到那孩子早就已经死了，但已来不及逃跑。她尝试解除，但……”这只亲爱的独角兽声音中断，开始哽咽。

现在轮到我紧紧拥抱敬心了。

\*\*\* \*\*\* \*\*\*

我在她的床上舒展开身子，让她给我按摩。她要么从我们去的水疗馆里学到了很多东西，要么一直都在练习。不管怎样，这感觉真是太棒了！如果我是一只猫，我会舒适地发出呼噜声。

她靠近我，在我的耳边低语，让我感受到了她给我的压力：“我知道医生建议你放松身心，不要逼自己，你和他大部分病患一样听话。”

我点点头，不太愿意去聊那个事，或者其他任何事。她用蹄子所做的事十分神圣。她以一个圆圈来回按压着我的大腿后部。也许不如专业的水疗小马那么熟练，但也难以形容地令马十分愉快，因为这是敬心自己在做。

“所以我不会为帮你违背医嘱而道歉。”我不知道她是什……**天！**我感到她在舔某块地方，这过程我以前只能想象出来，我喘不过气来，愉悦感掠过了全身。

而她才刚刚开始，这无疑会成为剧烈的运动。

\*\*\* \*\*\* \*\*\*

我坐起来，吓了一跳，目光投向黑暗的窗户。

我身旁，敬心在床上翻了个身，睁开一只眼，用魔法移开被单。“小皮 ?”她睡眠惺忪地问。

我告诉她，我觉得自己刚在窗外看到一道绿色的闪光。让我想起一个星期前在雾中看到的闪光。

“可能是只野火凤凰，”敬心回应，靠近了我，“马哈顿里有好几十只呢。”

“对，”我点了点头，“但我觉得那一只一直在跟着我们。”

\*\*\* \*\*\* \*\*\*

我们一起度过了第二天早晨。敬心很早就离开床去做我们的早餐了。几小时后，她又在我们上方的紧急广播室里忙活。这次的新闻包括我对黑羽鹰爪雇佣兵“勇敢而大胆的救援”，以及来自DJ Pon3又一次“一蹄踩碎两个鸡蛋”的祝贺——新闻里，“我”显然单枪匹马炸掉了一个掠夺者的巢穴，解决了三只天角兽。我把头埋在被单下，我本不该对此感到惊讶（事实上，如果灾厄之前没给她口头许可，把这些事迹一股脑儿都搁我蹄上的话，我反而会惊讶）。敬心已经证明，她确实很享受让我难堪，也为此无所不用其极。

她离开了半个多小时，让我沉浸在自己思绪里。当她回来时，我很不情愿地决定提出一个不舒服的话题：黑欧泊石。

“那个东西？”她问，立刻便知道我说的是什么。我本来预料她接下来会问我为什么要那个，但反之：“你怎么知道我有一颗呢？”

我咬了咬嘴唇：“一……一只我认识的小马想让我‘拿到它’。”我看向别处，又看着她的眼睛：“我非常乐意让那只小马滚蛋，但我觉得自己还是会问一下。如果不愿意请随心拒绝，我现在不想让任何东西横在我们之间。真的，永远也不想。”

敬心注视了我很久，又笑了起来：“亲爱的，过去几小时里，唯一横在我们间的东西只有汗水。即使我有自己的事业，我偶尔也会想偷懒一下，我不会嫉妒你也这么做。”

我松了一口气。

“总之，你可以拿走它，”她认真注视我的眼睛，“我也有一份礼物送给你，但黑欧泊石……你可以把它当成预付的报酬，因为我有个任务需要你。”

我的眼睛惊讶地睁大了：“任何事都可以的。”

她大笑起来：“我说完后，你可就不会这样说了。你和你的朋友，正准备去吠城，是吗？”

她说出那个名字时，笑声也寂静了下来。

我坚定地点点头：“我仍然相信小马国废土正酝酿着什么事，包括红眼和天角兽的事，我知道他们混在一起很久了，”我告诉她，时间长到足以让那些怪物把铁蹄视为“超级天角猎手”，挺讽刺的。我质疑着自己的理论：“天角兽出现很久了，是吧？但我猜，她们最近已经变得越来越常见了？”

敬心深思着：“十年前甚至都没听说过，而现在却遍布中心城地区，去年，我就注意到她们也开始在马哈顿大量出现了。”

我再次点点头：“一旦发现什么，DJ Pon3会是第一个知道的。”我保证。

“然后整个小马国都会知道，”敬心发誓，“各方面上我都绝对不会亏待你”……我怀疑这暗示是有意的。“……如果你完成我这个不小的任务的话。还记得紧急广播室那排空白的屏幕吗?”

她第一次允许我进入M.A.S.紧急广播室时，我环顾四周的时候就注意到了。我这样回答她。

“那些都是来自吠城高塔的传输通道，红眼已经接管了那座高塔，或者说控制了我通常能访问的高塔的那些系统，把我拒之门外。如果你要去那里，我想让你在高塔广播站的计算机上设个覆盖装置。这会让DJ Pon3在那片恐怖的地方拥有眼线。红眼在阴影中行动的时间已经够久了。”

我跺着一只蹄子 （虽然跺在枕头上并没有什么效果），“我接受。”

\*\*\* \*\*\* \*\*\*

敬心取下辉煌谷画像，露出墙里的保险箱，上面有层厚厚的钢化玻璃小门。她用魔法轻松打开了它。

里面有三件东西，她把其中两件飘出来给我。第一个是黑欧泊石，我凝视着守望者非常想得到的这个记忆体。

“我想把这个作为礼物送给你，”她带着柔和的微笑，温暖而坚决地说，飘出一个非常熟悉的小马亮粉色的小雕像。我从未见过萍琪派那么年轻，那么充满活力，甚至有点期待那个小雕像能真的动起来，被自己充满活力的情绪驱动，在房间里到处弹跳。我这才意识到，这才是真正的萍琪派——暮暮的萍琪。相比之下，我在记忆中看见的萍琪似乎充满了暗影。

“这是以前的DJ Pon3送给我的礼物，他也是从自己前任那里得到的。据说这是给初代DJ Pon3——维尼尔·斯库奇的礼物，由士气部部长亲自赠送。”小雕像散发出一种无拘无束的快乐气氛，我无法想象有什么小马能在她周围一直保持低落的情绪，“这对我很有帮助。现在，我想把它交给你。”

我看着敬心，感到一种不情愿的惊讶。我不能这样做！这是个传世宝……这是……

“我知道你经历了什么，我也知道她经历过同样的事，但你……你击败了它，而她没有。我希望你把这个小雕像当作一个警醒：当你有了想重新咬一口曼他特的冲动时，这会成为分散你注意力的东西。”

我艰难地吞咽着，郑重点点头，了解到了这份礼物的重要性。我施放魔法，用悬浮力场包着小小的萍琪派，随即感受到一股震动。一切都变得清晰起来，我的身体变得更有活力了。有点像咬了一口曼他特，但尝起来像冰糖苹果或蛋糕糖霜。（“这是怎么做到的？”我不断思考这问题，我刚刚也并没有往嘴里放什么东西啊？）在暮光闪闪和萍琪派小雕像的协同作用下，我感到自己在没服用过曼他特的情况下，也有了类似曼他特的增益效果。这种感觉更清爽、更柔和、也更……有益健康。

我转着小雕像看它的底座。它的铭文和其他小雕像不匹配，当然会与其他的不匹配。

“敏锐！查查首字母就行了（Awareness! It was under ‘E’）！”

我既高兴又心碎。这小雕像是一个警醒，提醒着我自己做错了什么，提醒着如果我朋友没有把我从深渊中拉出来，我又会付出多少代价。我对自己造成的伤害感到悲哀，现在我需要进行修复。它是个信使，告诉我自己有能力不用再去做那种事了。最重要的是，它是个来自敬心的纪念，让我知道她理解、包容并宽恕着我的缺点。“谢谢你，敬心。这对我……意义重大，比你了解的大得多。”

我把它飘进鞍包里（有了它，我情绪失控的时候，敬心将与我们同在）。我打开放着其他三个小雕像的布袋，拿起一块布，把暮暮和萍琪包在了一起。现在，她们又可以在一起了。也许很傻，但这样感觉是正确的。

\*\*\* \*\*\* \*\*\*

敬心关上保险箱的时候，我注意到里面最后一件物品，是某种魔能枪，但不是我见过的类型，它的握柄甚至和任何小马的嘴都不匹配。

这激起了我的好奇，我向敬心询问那把小枪。

“这是个很长的故事，”她回答，“有天晚上，我和蓝色玩笑在菲特洛克郊区到处闲逛，想找到传闻中的那个避难厩，突然有奇怪的爆炸照亮了上方的云层。起初我们以为是雷声，但后来各种各样的碎片开始像暴雨一样从天空落下，是大块大块奇特无比的天空马车碎片。我们躲在一个烧毁的乘客车厢里，结束后，我在瓦砾堆中找到了这个东西。”敬心咯咯地笑了起来，“好吧，这故事也没那么长。”

“这是什么？”

“小马国废土上最凶狠的魔法枪，这东西每一下都能把你射中的任何东西变成蒸汽。完全不像你见过的那些魔能武器，它们只在很小的概率下才把目标变成蒸汽，但这武器每一下都能百分百触发。”实际上，敬心听起来甚至有点害怕这把枪，“我觉得你用那个玩意都能一枪打死一条龙，”从她的描述来看，我会信的。

“它从哪里来的？”我强烈想知道答案。一想到有小马……也许是天马……拥有如此毁灭性的武器，我就胆战心惊。

“蓝色玩笑觉得它来自天马的天空坦克，说不定是在哪场实验中爆炸落下来的，而我……”敬心咽了一下，“我知道也许很傻，但我还是忍不住想，它来自更高的地方，高得多。”

“更高?”我突然构思出奇怪的景象：一些物品从梦魇之月的玩具箱里被倒了出来，从月亮上落进了小马国。

敬心看上去有点尴尬：“你会笑我的。”

我承诺不会，也下定决心不会，无论接下来有多么离奇。

美丽性感的灰色独角兽花了片刻整理思绪，然后小心翼翼地开始讲述：“我曾经遇见一只斑马。”

内容不在我的预料中，我耳朵竖了起来，向前倾斜身子。

“他们……对天空的看法和我们不一样。他们很明显没有天马，但不止这样。大灾变前，我们小马总是用一种愉快心安的感觉看待天空。白天，我们看着太阳在天空被塞拉斯蒂娅引领。夜晚，露娜掌控的月亮又守护着我们，塞拉斯蒂娅公主和露娜公主是我们贤明仁慈的统治者。尽管大多数小马从来没亲眼见过她们，但太阳和月亮对所有地方所有小马来说，就是她们存在的高贵象征。”

我觉得自己身体靠得更近了，想听清每一个字。我从来没听过这样的塞拉斯蒂娅和露娜。

“当她们在大灾变中陨落的时候，天马关闭天空，把太阳与月亮从我们身边偷走，然后我们就把她们视为了神灵，让她们一直都与我们同在，甚至被限制在避难厩里的小马也是这样做的，这是种平行的演变。”

她说的话几乎是亵渎神明的，但我抑制住了告诫她的欲望，而是靠得更近一点去听，差点没保持住平衡。敬心有个我想听的观点，如果换成其他小马的观点，我可能根本不会听。她让我好奇，让我想问更多问题。例如，这能解释灾厄为什么不相信女神的存在吗？无神论是天马的一种特质吗？不像我们，他们从未失去过太阳与月亮的拥抱。

“但斑马，他们畏惧天空，”敬心说。我在宣传海报上就能推断出这信息，不用非得直接从斑马那里了解。但我了解敬心，她不会这样简单地说出一个客观的事实。“斑马抬头看向天空，看见星星在一片巨大的黑色虚空中俯视我们。他们知道，星星不是仁慈的。”

我进一步向前倾，脸朝下倒在地上。

敬心停了下来，用蹄子捂住一阵笑。当我重新站起来时，可能觉得我有点尴尬，她继续说了下去：“斑马们相信，我们上方存在更高的智慧，来自星星本身。星星燃烧着冰冷的邪恶之火，没有一颗能在夜晚温暖天空。它们希望让我们的世界不自在，有时也会采取行动，但它们不会亲自对抗我们，而是让我们自相残杀、自取灭亡。”

我张开嘴，正想说斑马有点古怪，但欲言又止。是的，听起来很疯狂。但我们自己有没有同类型的传说呢？我想起了“囚月之马”的故事（真实的版本，不是“囚月之公马”的那派胡言）。

群星将帮助她逃脱。【译注：出自S1E1“友谊魔法”《先知与预言》中有关梦魇之月卷土重来的预言）

“他们讲了四颗恶毒的星星，心灵充斥着残忍与混沌，渴望细细品味着我们的苦痛与毁灭，以及我们亲自造成的混乱，”敬心做了个鬼脸，补充说，“如果斑马神话有什么真实性，我都觉得我们需要给他们开个宴会庆祝一下了。”

在四星的帮助下毁灭了小马国，为什么听起来非常熟悉。

敬心耸了耸肩，摆脱了房间里由自己故事生成的诡异气氛，“不管怎样，就像我说的，很傻。蓝色玩笑可能才是正确的，也许不过是一些在天马脸上爆炸的实验。”

\*\*\* \*\*\* \*\*\*

敬心小心翼翼待在我身边，我的独角伸向黑欧泊石。如果我要把这个给守望者，那么得先知道里面有什么。

我不情愿地用魔法碰了欧泊石，让它将敬心与她的阅览室从我身边卷走……

<-=======ooO Ooo=======->

我感觉特别不对劲。

我们在一个略显昏暗、但宽敞无比、被精心装饰过的走廊里，正走向一个灯火通明的房间，一面精致的帷幕遮住了房间一半的空间。有四只小马在我前面走着，第五只领着她们。是五大政部的部长。

我一眼就认出了萍琪派。当其他小马平平稳稳走向大厅时，她表现得像只狂热的小雌驹，正着急去看自己偶像的表演一样。她比我在记忆中见过的更年轻，糖果般甜蜜的外观仍十分瞩目。

我的目光落在领头的小马上，一阵难堪的尴尬迎面而来，她就是那只我曾……心存幻想的漂亮白色独角兽。而我搭乘的小马也一刻不停地注视着她……

塞拉斯蒂娅的太阳烈焰啊！

我正搭乘的生物根本不是小马。他（我无法忍受自己居然再次变性了！）和一只雄驹一样大！我能感到……自己双腿的末端并没有蹄子，一双翅膀折在背上，还有一条尾巴！……

“斯派克，”小蝶胆怯地问，转身看着我，“感觉疼吗？”

我的注意力被头上紧绷的金属物给移开了。我假定那就是记忆储存器，它似乎不是为……我设计的，无论我是什么生物。

我张开嘴（感觉完全不对劲）回答：“不，几乎没感觉，而且瑞瑞想要这段记忆。”

“她可以自己戴着那东西，”暮光闪闪在我面前嘟哝。我感到自己眼睛再次看向那只有着华丽紫色鬃毛的白色独角兽。她正忙着和苹果杰克谈话，似乎没听见暮暮的嘟囔。三颗苹果可爱标志的橙色小马看起来也更年轻，远不像萍琪最后的派对上那样疲惫。

“咱希望这和……那件……我们从没谈过的事无关，”苹果杰克紧张焦虑地说。

“噢不，亲爱的，我很早就放弃那个项目了，”瑞瑞优雅地回答。

“噢，”那只橙色小马如释重负地松了口气，“那就好。”

我们走过一条镶嵌着宝石的华美地毯，逐渐接近她们。当我搭乘的生物踩在上面时，一阵寒意袭来。瑞瑞和苹果杰克忙着谈话的时候，暮光闪闪停了下来，低头看着地毯，但注意力很快就被瑞瑞响亮的清喉咙声移开了。

瑞瑞流畅地转移了话题，对她带领的四只小马说：“现在只是原型设计，但我觉得你们都会印象深刻。”

“你的设计总会令马大为惊叹，瑞瑞，”暮暮鼓励说。

瑞瑞感激地笑了笑：“这还只是轻装，并不是全动力版本。”她转向苹果杰克，端庄地微笑：“我想澄清一点，我并没有冒犯你的意思。那套装甲并不像你的铁骑卫装甲一样坚固，也不能提供相当的保护……”

“那又有什么意义呢？”苹果杰克打断道，“咱看不出生产这种低防御装甲有什么用！”

我们已经走到走廊尽头。房间一侧有面巨大的镜子，另一侧充满缝纫机、布料和模特。墙面被各种设计图、表格盖得满满当当。在瑞瑞提示下，她们停了下来，注意力转向了那面帷幕。（除了我搭乘的这个怪异生物，他还在盯着瑞瑞看。）

“噢，对于一套防具而言，防弹能力并不意味着一切！”

苹果杰克看上去正准备极力反驳，但还是克制住了自己。

“好了，云宝黛茜！”瑞瑞喊着，“她们准备好迎接你了！”

帷幕之后，一个暗影从梦魇中活生生走了出来。一只蓝色天马包在一套昆虫般的黑色甲壳里，只露出口鼻前部和翅膀下端。她的尾巴藏在类似蝎子的尾套里，上面有个危险的倒勾蜇刺。那套黑色装甲看上去光滑又邪恶。橙黄色的护目镜带着昆虫复眼般的纹路。安装在装甲侧面的是类似天线的突出部件；魔能武器顶端的水晶闪烁着彩虹般的光芒。

其他小马的反应几乎是立竿见影。

“噫！”

“哇！”

“看起来……和恶魔一样。”

“噢，黛茜，你看起来好可怕！”

我搭乘的生物一转身，看见瑞瑞突然离开了。“小蝶！快回来！只是云宝黛茜而已。”

我（或者我们？）又及时转过身，看到云宝黛茜用一只装甲包裹的蹄子把护目镜推了上去，眯着眼睛，一丝微笑浮上嘴角，她在镜子前伏低身子，做出一种威胁的战斗姿态。她低声咆哮着，那套装甲让她看起来险恶无比。

“噢耶！”她赞叹，“真是酷毙了！”

<-=======ooO Ooo=======->

返回现实世界后，我感觉非常奇特。回到我自己身体真好，我再也不想变成那种……生物了。

\*\*\* \*\*\* \*\*\*

我小跑着穿过十马塔的单轨车站，这时候，铁蹄接近了我：“你要去见你……那个机械精灵朋友，对吧？”

我点了点头，盯着那个隐藏在装甲里的战士。

“守望者，”他说，让我大吃一惊。

“你了解守望者？”我脱口而出，又在脑海里狠狠踢了自己一下。自那个事故后，这还是我第一次问铁蹄问题。

“我知道守望者，”铁蹄幽幽地说，“如果你活得和我们一样长，不可能不引起彼此的注意。”

我花了片刻分析他说的话，点点头，“所以……守望者确实活了那么久了。谁是守望者……她，还是他……或它……在做什么呢?”

“是谁？我不能告诉你，”铁蹄抬起一只前蹄，端详着它，“守望者不会让其他小马了解自己太多，如同我不会让其他小马了解我太多一样，而我们都有很好的理由。”他放下了蹄子，“至于另一个问题：守望者有种寻找小马的习惯，寻找那些……”

我都没有意识到自己一直瞪着他，直到铁蹄回头盯着我看：“守望者寻找那些更好的小马，并让他们走上寻找其他小马的道路，去组建一个友谊的团队。”

我发现自己十分紧张，我不喜欢用这种角度来看待自己的冒险经历：“然后呢？”

“大部分情况，他们都消失了，或以死亡告终。”

这可谈不上什么安慰。

当我独自踏上塞拉斯蒂娅线时，铁蹄留在了身后的车站里。我不需要走多远。单轨铁路在废弃的建筑周围绵亘蜿蜒，十马塔从视野中消失了。而守望者就在那里，机械精灵静静地漂浮着，等待着。

“我拿到它了，”我直截了当地说。

“谢谢你，小皮，我就知道可以信任你。现在，这机械精灵有个装备用电池的小隔间，如果你能……”

“不。”

机械精灵沉默地漂浮了片刻，“呃？”守望者听起来迷惑不解。

“信任是双向的，对吧？”我针锋相对。

“嗯……是的。我已经转述了你的信息，像你要求的一样，就在你拿到黑欧泊石之前。”

我点点头，这有意义，但不是我所寻求的回应，至少现在不是。我感到一阵强烈的决心：“回答仍然是‘不’。”

“不？你拿到了它，却不打算给我？”

“我会把它给你，”我强硬地说，“面对面。”

守望者再次陷入了沉默，这次我并没有等待答复：“你经常谈论美德和友谊。好吧，朋友不会在每次面对面谈话时跑掉。如果你一直躲在机械精灵后，不让其他小马看见真实的你，那你就不会有任何朋友。”我哼了一声，“见鬼，连铁蹄都比你做得好。你想要这个东西吗？那我要和你见面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我想知道你是不是的确是我的朋友，是不是在耍我，”守望者沉默了片刻。我猜想着帷幕之后的那只陌生小马到底有多想要这颗黑欧泊石，保存着有趣却似乎微不足道的记忆。然后，就在我几乎确信守望者会让我直接从单轨铁路上跳下去的时候，无情感的机械音突然回答：“好。”

我眨了眨眼睛，这确实是我想要的回应，但……

“你是对的，小皮，”我听到自己前蹄上传来哔哔声，“我已经把我的位置上传到你的哔哔小马上了，我很快就会见到你。”一阵静电噪音后，机械精灵在锣鼓独奏的音乐中飘走了。

我抬起前腿，看着哔哔小马。小马国地图上有了一个新图标。远离马哈顿，非常远。在无名之地的中央。用四蹄走到那里的话，得花上好几周的时间。

但是，如果守望者觉得这就会阻止并拖延我的话，那么守望者就错了。

\*\*\* \*\*\* \*\*\*

我又花了一个晚上与敬心一起度过。之后，很遗憾，是离开的时候了。我们第一站是菲特洛克郊区。

灾厄花了好几个小时在天袭者号下安装好流量调节器，确保一切正常运转。等他完成的时候，天都快黑了。“有个好消息，大家，”他边说着边爬了出来，看上去油腻不堪，“咱们有自己的交通工具了！”

薇薇，铁蹄和我跺着地面，发出雷鸣般的鼓蹄声。

“现在，这尤物由一组闪闪电池供能，在过去两个世纪里，电池列阵保养得不是很好。所以咱们要定期替换电池，保证能正常运转。”

“等等！”薇薇警觉地说，“你是说，这个死亡陷阱在空中飘浮的能力随时都可能消失？”

灾厄几乎是同情地看了她一眼：“不，她会先开始下跌，这样会让驾驶变得更费劲，咱们会有足够的预警。”

“而且，”我向薇薇保证，“如果那种情况真的发生，我现在的念力已经够强，足以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安全着陆。”我不能长时间举起这么大的东西，至少不能长到去任何地方。但我确信就算闪闪电池突然耗尽，而灾厄自己也睡着了，我仍然可以让我们保持在半空中几分钟。

其他小马开始进入天袭者号。薇薇已经用自己魔法清洁过它了，讨论着如何装饰它。两个小伙子似乎都不愿意参与其中。

我飘出一把勺子和一罐红薯，打开罐头。我又饿了，打算吃点午饭，同时计划好接下来的行程。有了天袭者号，我们可以在不到两天的时间内到达守望者的家门口。

“呃，小皮 ？”灾厄叫着，“你打算在雨里吃东西？”

我停了下来，一勺红薯就在嘴边上：“什么？没下……”

**> > 轰隆—— ! ! < <**

雷声在头顶直接炸开，雨水落下来，仿佛有马在我头顶打开了一个巨大的水龙头。我很快就湿透了，鬃毛垂在脸上。罐头里装满了水，很多红薯都漂到了地面上。

留给哪只天马吃吧。

我把罐子抛到一边（现在里面全是水），飞奔进乘客车厢的遮蔽处，使劲摇着身子，把水甩得到处都是，灾厄和薇薇立刻躲在了铁蹄身后。

随即是一声悦耳的尖啸，一只野火凤凰在雨幕中俯冲而出，从一扇破窗户飞了进来，落在了薇薇身旁的座位上，薇薇的双眼睁大了，发出了欣喜的尖叫声。

\*\*\* \*\*\* \*\*\*

“你叫她‘丧火（Pyrelight）’？”铁蹄问，把我自己的想法提了出来，薇薇正喂着那只鸟，蜷在自己毛毯下。大暴雨结束后，我们已经在空中行进了一天。那只野火凤凰一直与我们待在一起，更确切地说，和薇薇待在一起。

 我自己觉得这名字有点诡异，让我更想了解我朋友的精神状况。

我们轮流睡觉，用双筒望远镜观察外面。目前为止，还没任何东西向我们开火。现在我们已经知道我们在向哪里前进了。那个在小马国之中耸立而起的高大山峰很难被小马忽视掉，就像那些尖顶高塔一样。

铁蹄确定薇薇睡熟后，走到我身边，在我耳边轻声建议：“你应该劝她少花点时间在那颗记忆球上。”

我看着薇薇。过去十六个小时里，她沉浸在小蝶记忆中已经两遍了，就好像对那颗水晶球上了瘾一样。

“那不是什么好记忆，”铁蹄低声说，让我非常吃惊。我看着他，想知道一个非独角兽的小马怎么知道里面记忆是什么。仿佛读出我的想法一样，他令马茫然地回答:“我问过她。”

噢，我有种以蹄掩面的冲动：“那段记忆出了什么问题？”

“小蝶不像其他部长。云宝黛茜想要赢得战争；苹果杰克只想保护其他小马，尤其在大麦金塔死后；暮光闪闪想要取悦公主们，尤其是塞拉斯蒂娅，”铁蹄幽幽地说，“但是，小蝶只希望那场战争能结束，那段记忆，就是她让自己整个部门朝着这个目标前进，找出结束冲突的办法的瞬间，而她做到了。”

我不寒而栗。

“在一个并非每只马都神智健全的世界里，她相信自己可以创造出一种极具毁灭性、极度恐怖的武器，可怕到能让任何家伙都不敢使用，将疯狂的概念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。”

不。

我看着熟睡的薇薇。让我扔掉蹄铁塔里获得的记忆球的冲动又回来了，而且增长了一个数量级。她爱小蝶，追随着那只可爱害羞的黄色天马，但她不知道这个真相。

“等等，”我慢慢说，“你刚刚说让‘任何家伙’都不敢使用？”他古怪的用词让我想起自己与守望者的第一次谈话。

铁蹄非常可怕地回答：“也许，唯一比相信那种武器能带来和平更疯狂的事，就是先创造出那样的武器……然后把它送给战争双方。”

铁蹄头盔的面罩转向我：“那段记忆，就是世界末日的开始。最终，小蝶杀死了我们所有马。”

\*\*\* \*\*\* \*\*\*

夜晚降临，我们绕着山峰旋转，向上移动。当灾厄慢慢拉升时，我用哔哔小马的地图引领着他。

“好吧，”他大声叫着，“咱就担心这个，你守望者朋友看起来住得非常高，山的顶峰甚至还在云层上。咱们会没事，但……呃，理论上说，在云层上方航行不太安全，但至少这片无名之地的云层上没有文明。”

所有小马都十分清醒（丧火也一样）。我们都点点头，准备好了。我完全想不出穿越云层后会遇见什么，但多半不会是什么振奋的欢迎派对，充满微笑和美味的马芬。

灾厄扇动翅膀，将我们拉进云幕里。感觉就像被一种潮湿的雾笼罩着。我能看见的东西，只有锈褐色天马橙色尾巴的轮廓。

片刻后，天袭者号突然从云幕中冲了出去，夜空在我们周围无限延伸开来，充满（邪恶的？）星星。一轮美丽的满月高悬在顶峰后的苍穹上，将顶峰衬托得就如宇宙中的一道垂直的裂痕。

薇薇发出一声充满敬畏的赞叹：“哇————！”丧火也发出一声动听的啼叫。

我下巴落在地上，感到一阵晕眩，四蹄发软，膝盖松弛。非理性的恐慌告诉我，我随时都可能被卷出一扇窗户，不断在虚空里向上坠，最后也许会有哪颗星星抓住我。

我紧紧按住乘客车厢的侧壁，俯视着云层。这样就好多了，而且也一样漂亮。云彩被月光镶上了银边，发出柔和而平静的光晕。

我的眼睛（“查查首字母就行了！”）注意到一处峭壁上有金属的闪光，于是请求灾厄将我们拉近一点。

我原以为那是守望者，至少是另一个机械精灵，但那里是个录音机，我把它飘进了天袭者。

“这最好不是守望者录的什么留言……”我说，开始觉得有点生气。

“咱不这么觉得，”灾厄在车厢前方说。我放下录音机，打开视觉强化魔法，望向他看见的东西。

我的哔哔小马非常及时地告诉我，我刚刚发现了“龙穴”。

\*\*\* \*\*\* \*\*\*

“我觉得，你朋友说不定把我们送到这里喂龙，”薇薇大声说，注视着那个又大又黑的洞口。天袭者号停在我们身后的峭壁上，铁蹄正帮灾厄解开系带。

“哔哔小马的数据是二百年前的，”我紧张地向她保证，“所以这洞穴两百年前才是龙穴，现在任何小马都可以住在里面。”好吧，任何有翅膀的小马。

灾厄小跑着加入我们：“都打算在外面等到太阳出来吗？”然后，仿佛我们真要这么做似的，他接着说：“咱不建议这样。”

薇薇摇摇头：“当然不是！小皮，你先进去吧。”

哟，非常感谢！我瞅了她一眼。

“嗨，守望者是**你**的朋友。”

这倒是有待考证呢，我向前迈了一步。

里面传来沉重的巨响，有东西在黑暗中移动，越来越近了。巨大无比的东西！

“大星座熊不长翅膀的，对不对?”薇薇紧张地问，让我真想狠狠给她一蹶子，我现在已经够害怕了。

一条龙的脑袋从洞中探了出来！

一条高大的成年巨龙！可以轻易地一口吃下两只小马，就算其中一个是铁蹄。如果其中两个是我和敬心，那么就可以一口三只。

——画师：Hobbes-Maxwell

“你好，小皮，我是斯派克！”巨龙说，声音不像我想象中那么可怕，也不像我想象中那么隆隆作响。

“别担心，我不会吃你的。”

蹄注：升级

新技能：小马识途——前往小马国废土偏远地区的旅行时间减少25%，天袭者号闪闪电池的耗能也同样减少25%。

附加的任务技能：快感之术——你亲身体验了给予并接受身体快感的艺术，更容易与特定角色发生性接触。